

母亲

汪刚

我生长在北方一座普通的小镇,和所有同代人一样,求学难、择业难、买房难、成家难、养儿难,生活的重担一个接着一个,可就算我尝遍半生辛劳,也始终觉得,天底下最难的,是我的母亲。打我记事起,家里的大事小情、里里外外,全都是母亲一人操持打理,她用瘦弱的肩膀,撑起了整个家。

年少时,家里经济条件拮据,父亲收入微薄,全家的生计重担,尽数压在母亲瘦弱的肩上。我就读技工学校的三年,是母亲这辈子最辛苦的时光。为了凑足我的学费和生活费,没读过书、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,硬生生揽下两份重体力工作,日夜颠倒的三班倒,让她连睡个整觉都成了奢望。天还未亮就奔赴岗位,深夜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家,常年超负荷的重体力劳作,一点点透支着她的健康,也为她晚年被慢性病缠身,埋下了病根。那时的我年少懵懂,只看到母亲永远在忙碌,却从未读懂她汗水背后的心酸,从未体会她为了撑起这个家,咽下了多少委屈。

技校毕业那年,未来的出路一片迷茫,看着身边同龄人四处奔波,母亲比我还焦急。她思虑许久,毅然送我踏上了参军路。这是她能为我谋划的最稳妥的人生出路。母亲从不会说华丽的话语,却用最质朴的抉择,为我抚平前路的坎坷,把所有的艰难与牵挂,全都藏在了自己

心里。

到了成家的年纪,那时候小镇上一套六十多平方米的楼房,价格并不高昂,可即便如此,贫寒的家境也让我们无力承担。我终究没能给妻子一个像样的婚房,就这样走进了裸婚的生活,无房无车,更无半点积蓄。万幸的是,妻子通情达理,她相信只要我们携手努力,想要的生活终会到来。可我心里明白,这份看似简单的幸福,背后藏着母亲多少愧疚与无能为力,她恨自己没能给我更好的支撑,只能默默为我祝福。

日子在柴米油盐的奔波中缓缓前行,儿子的降生,给这个小家带来了无尽的温暖与希望,也让我彻底体会到为人父母的责任与不易。儿子五岁那年,我们终于迎来了一套七十多平米的拆迁安置房,这是我们一家三口期盼已久的家。可这份来之不易的安稳,却是母亲用退让换来的。为了让我们能安心落脚,母亲果断做出决定,将这套房留给我和父亲,她主动搬出去,租住在简陋的房子里。看着父母收拾行李离去的背影,我满心愧疚与心疼,那一刻我才真正懂得,母亲的爱,从来都是毫无保留的付出,永远把最好的留给子女。

那时候的我,已经成为一名国企煤矿工人,有了稳定的收入。母亲的默默牺牲,让我暗下决心,一定要尽快让父母

安享晚年。我拼尽全力工作,不敢有丝毫懈怠,用了一年的时间,就为父母购置了一套二手房。当把父母接进新家,看着他们脸上欣慰的笑容,我才稍稍卸下心里的重担,总算能为操劳一生的母亲,尽一份做儿子的孝心。

转眼多年过去,母亲已年过花甲,退休在家,本该安享清闲的晚年,可常年的辛苦劳作,却让她满身病痛。各类慢性病常年缠身,一侧胳膊因早年劳累过度,始终处于弯曲状态,再也无法伸直,每逢天气变化,病痛的折磨便会袭来,可母亲从未有过一句抱怨,依旧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态。

她这辈子,从未教过我什么高深的人生道理,从未说过一句煽情的告白,却用一生的实际行动,诠释了最平凡也最伟大的母爱。如今她年岁渐高,依旧闲不住,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,依旧默默为子女操心,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个家。

我的母亲,是世间最普通的母亲,一生操劳,一生质朴,一生都在为子女付出。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,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、不求回报的付出,给了我温暖的依靠、最坚实的底气。这份藏在岁月里、融进烟火中的母爱,粗糙却厚重,平凡却伟大,伴我走过半生风雨,成为我这辈子最珍贵的宝藏,是我穷尽一生也报答不完的恩情。

(作者单位:平庄煤业锡林河公司)

白发知深意

薛晓燕

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。行年愈长,愈觉时光匆匆,转瞬便将是我的52岁生日。我向来是个活得粗糙的人,平时从不会刻意驻足,认真真站在镜前端详自己。每日晨起,摘下眼镜的世界一片朦胧,时光在脸上、发间留下的痕迹都被我浑浑噩噩地一一忽略,就这样匆匆度日,从未察觉触目可及的衰老早已悄然而至。

那日在商场等孩子和她同学吃饭,我闲来无事随意闲逛,被一条项链吸引。试戴之后,服务员贴心地将一面清晰明亮的镜子推到我眼前。抬眼望去的那一刻,镜中自己流露出的错愕与心慌,至今仍历历在目。商场明亮的灯光透过镜框映在发丝间,那些藏在黑发里、我此前从未留意的白发,一根根清晰无比、存在感十足地闯入眼帘,刺目又惊心。我忽略了售货员一声声询问项链是否满意的声,怔怔地看着镜中的自己,惊愕于何时长了这么多白发,自己竟全然不知。岁月在我身上刻下了如此鲜明的印记,我却浑然不觉。那些悄然生长的白发,是时光留给我无法遮掩的衰老痕迹。

那一晚,我为自己直面而来的衰老辗转难眠,心中满是对岁月流逝的无奈,对悄然衰老的抗拒。翻来覆去睡不着,我忽然读懂了母亲化疗掉光头时的暴躁脾气与痛苦心情。我这样一个对外貌本就不甚在意的人,面对几缕白发都难以坦然接受,更何况母亲是一辈子极度注重仪表的人,她的痛苦与挣扎,可想而知。脑海中不断浮现出母亲扯下假发、失声痛哭的画面,她哭喊着:“活成这样还有什么意思!”每一幕都揪得人心疼。在为自己白发伤怀的夜晚,我才终于深深理解了

她曾经的煎熬与绝望。

母亲和我对待外貌的态度截然不同。她是极注重仪表的人,总把自己收拾得时尚得体。她的头发虽不算浓密,却几乎不见白发,还会精心梳理各种精致的发型,始终以精致体面的模样示人,因此常得旁人夸奖。病痛袭来后,化疗的折磨让她的头发逐渐脱落,这般的爱美、爱打扮的她,面对头发日渐稀疏,最终在镜中看到光头的自己,那份打击远比我发现几根白发要痛上百倍千倍。从前我总不理解,化疗后的母亲会因一点点琐事动辄烦躁易怒,或是暗自神伤,对着镜子默默落泪。我总劝她:“不过是几根头发,掉光了也无所谓。”却从未站在一个珍视容颜的女性角度,体会她对美好容颜逝去的绝望,对自身状态失控的痛苦。

如今,当我为白发从生的自己夜不能寐,真切感受到面对衰老的无力与不甘时,才彻底读懂了母亲的心境。她藏在暴躁脾气下的,是对病痛的无奈,是对美好逝去的惋惜,是心底深处难以言说的煎熬。

心中万般感慨,我想认真地告诉母亲:世间万般事,唯有好好活着最珍贵,其他都无足轻重。人这一生,容貌会衰老,头发会秃甚至掉光,外在的光鲜亮丽终会被岁月一一带走,但这都不妨,只要人还好好活着,便是最珍贵的幸福。无论遭遇什么,愿我们都顺其自然,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

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”愿母亲远离病痛,健康平安;愿往后余生,她能平安喜乐,顺遂无忧。愿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心怀感恩,开开心心,岁岁年年。

(作者单位:锦界公司)

人间至爱是母恩

刘凡

超市的背景音乐前奏响起的那一刻,我的心头猛地一抽。毛阿敏的声音从头顶的音响里落下来:“妈妈,月光之下,静静地我想你了……”我推着购物车,站在明亮得刺眼的货架间,却突然觉得周围的嘈杂全都褪去了。母亲不在这座城市,母亲在千里之外那个连月光都比这里清亮的村庄。而此刻,我摸着一瓶酱油,在人来人往的超市里,被一首歌猝不及防地击中。

在我记忆中,母亲总是天不亮就起床。晨曦微露时,她已扛着锄头走向田野,那单薄的背影在晨雾中若隐若现。待到日上三竿,她又匆匆赶回家,为我们准备简单的早饭。一碗粥,几块红薯,在她手中也仿佛成了人间美味。她总把粥留给我们,自己喝那几乎照得见人影的稀汤。她的手,因常年劳作而粗糙如树皮,满是裂口。到了冬天,那些裂口便渗出血来,她却只用胶布随意缠裹,又继续在冰冷的水中为我们洗刷衣物。

母亲不识字,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歪歪扭扭。可她用最朴素的方式,教会了我人生最宝贵的东西。记得那年麦收时节,我跟着她去拾麦穗。烈日炎炎,我汗流浹背想偷懒,故意漏掉那些不好捡的麦穗。母亲发现后,没有责骂,只是停下手中的活计,抹了把脸上的汗水,轻声说:“娃啊,她不哄人。你对它实在,它就对你实在。这跟做人是一个理儿。”说着,她弯腰捡起我遗漏的麦穗,小心地放进篮子里,仿佛捡起的是什么宝贝。那一刻,我看见她满是汗水的脸上,有着一一种近乎神圣的认真。从她身上,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踏实,什么叫惜福。

母亲的善良,更是如同这土地一般,宽厚而包容。邻居张家婶子是个出了名的刻薄人,常因鸡毛蒜皮的小事与母亲争吵,有时话说得很难听。可那年张家婶子生病,丈夫和儿子都不在家,母亲竟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全煮了,还杀了只老母鸡炖汤,端到她的床前。我那时小,心里愤愤不平,母亲却摸着我的头说:“娃,舌头和牙齿还打架呢,何况邻里之间?人都有难的时候,能帮一把就帮一把。记仇可不是咱庄稼人的本分。”她的话,像一颗种子,在我心里生根发芽,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善良和宽容。她没读过《论语》,却用行动告诉了我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;她不懂什么是“仁义礼智信”,却用一生诠释了这些字的全部含义。

思绪被夜风拉回,窗外的月亮正缓缓穿行在云层之间。我仿佛又看见母亲站在田埂上,风,吹动她花白的头发,她就像一棵深扎于大地的老树,虽不言不语,却给了我整个天空。“天之大,唯有你的爱,是完美无瑕……”歌声还在继续,而我早已泪流满面。

是啊,天之高,地之厚,都比不上母亲那份沉甸甸的爱。她是我生命中的天,是那方永远为我撑起一片晴空的天。只是,望着她日渐佝偻的背影,我心里的那份依靠,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她能够安享晚年的支柱呢?这思念与愧疚,在这寂静的夜里,越发沉重起来。

(作者单位:铁路装备榆林分公司)

日子是一根线

单素利

选鲜花。淡黄、淡粉、乳白,皆是素净柔和的色调,都是我记忆里母亲最喜欢的颜色。墓园之中,总能遇见送别亲人的人,有人失声痛哭,有人沉默隐忍,满目悲戚,像极了七年前痛失母亲的我们。

时光慢慢抚平伤痛,如今的我们,早已渐渐归于平静。跪在母亲的墓碑前,絮絮诉说日常琐事,细细叮嘱她收好钱粮。青烟袅袅,缓缓升空,我抬头望向辽阔的天际。妈妈,你在哪?天之大,唯有你的爱,完美无瑕。

母亲走后,每次回老屋,我都会睡在她曾经居住的房间,睡过的床榻。常常满心遗憾,若是从前,能多陪她一晚就好了。夜里轻轻捋一捋她的白发,紧紧握住她温热的手掌,或许,她就不会那般孤单。

写下这些文字时,还是四月,迎春花开满枝头。转眼间,春花落尽,草木愈发苍翠。可母亲偏爱的淡黄、淡粉、乳白、浅绿,那些温柔素雅的颜色,仿佛从来不曾凋零。母亲那句“冬至一过,多做一根线”,时隔多年,我才真正读懂其中深意。她说的从来不止是针线活计,更是寻常日子。是趁着天光正好,踏实做事;趁着亲人尚在,用心珍惜,多一份陪伴与疼爱。

往后,我会好好生活,踏实度日,守住母亲教给我的善良与本分,珍藏心底的温柔与善意。日子,就像一根绵长的线,我在这头,她在那头。我始终坚信,母亲一直都在。

在每个伏案写字的黄昏,在每次叮嘱儿女添衣的瞬间,在每一句脱口而出的家常碎语里,她一直都在。她静静地看着我,一如儿时,我穿着碎花布衫奔跑远去,她立在老屋门口,目光温柔,静静凝望,岁岁年年。

(作者单位:神华能源报社)

母爱温柔了时光

岁月辗转,烟火寻常。人世间最绵长、最温润的深情,从来都藏在平凡日常的默默守望里。

时光无言,大爱无声。这份融进烟火、刻进岁月的深情,不喧嚣、不张扬,却悄悄温柔了流年风雨,撑起了我们一生的底气与归宿。本期散文,以质朴笔墨书写人间至情,品读平凡母亲的坚守与无私馈赠,感悟藏在岁月深处、浸润烟火人间的温暖底色。

——编者

转眼,已是五月初。上月这个时候,迎春花儿正开,小小的黄花一簇簇缀在枝头。如今花已落尽,叶子却绿得深沉。时光就是这样,总是快得让人恍惚。也正是这份恍惚之间,母亲说过的话,总会悄无声息,从心底缓缓涌上来。她常说一句极家常的话:“冬至一过,多做一根线。”意思是天渐渐长了,白日里便能多做些针线活计,不负光阴。

母亲离开,已经七年了。七年,久到我常常恍惚,自己早已没有妈妈了。可转念一想,不过七年前,我还能亲口喊一声妈。每次用洗衣机,都会想起机器刚买回那会儿,母亲尚能爬上楼,腿脚虽不便,脑子却清明得很。我回家后,她便耐心教我如何操作。以至于现在一回父亲家里用洗衣机,就会清晰想起这一幕。

如今满街流行阔腿裤,时髦又松弛。若是母亲见了,定会笑着调侃:“跟打禅一样。”我至今不知“打禅”是哪两个字,只明白,她说的是松松垮垮、不够利落的意思。岁月辗转,角色悄然互换。我也常常在电话里反复叮嘱儿子:记得穿秋裤,腿暖了,全身才不冷。话一出口,自己先一怔——这不正是当年母亲时常对我说的话吗?

母亲在世时,我为她写过两篇文字。第一篇写在三十年前,题为《过年穿新衣》。记录的是我八岁那年,母亲用给姐姐做衣裳剩下的碎布头,为我拼缝了一件新衣。那件衣服,我穿了整整三年。布头东拼西凑,可她一双巧手精心搭配,前后襟、袖子、领口、小腰带,颜色与样式都恰到好处。穿出门,邻里纷纷夸赞:这小妮子的衣裳,比买的还好看。有位邻居十分喜欢,先后提了两次,想等我穿小

了,留给她家姑娘穿。那时的我满心不舍,紧紧攥着衣角不肯言语。母亲看了看我,又看了看那件衣裳,轻声安抚:“等你穿不上了,就送给她吧。”我这才慢慢松开了手。往后几十年,新衣穿过无数件,早已数不清。可闭上眼,记忆里最清晰的,还是那件碎布拼成的花衣裳,藏着年少纯粹的欢喜,也藏着母亲细腻的温柔。

第二篇题为《牵着你的手》。当时写完之后,我只轻描淡写地跟母亲提了一句:我给你写了篇文章。终究没有拿给她看,也没有读给她听。总以为来日方长,总觉得心底的情意,不必急于诉说。母亲走后,我整理遗物时,在一个旧抽屉里,意外翻出了那篇文章的底稿,纸面早已泛黄发旧。我坐下想要细读,翻开第一页,只看清标题“牵着你的手”五个字,后面的字迹,早已模糊不清,再也辨认不出。

后来连着三年,我都会在母亲忌日前后写下思念她的文字。文章刊发后,常会收到读者留言,有熟悉的亲友,也有素未谋面的陌生人。有人读后感同身受,湿了眼眶;有人幡然醒悟,决心珍惜当下,及时尽孝。那一刻我忽然觉得,母亲仿佛从未离开,她以温柔的方式,将一群心暖意的人紧紧相连。

上月,一位久未联系的故人发来消息,说她的母亲刚刚离世,心中悲痛万分。她想起多年前读过我写的怀念母亲的文字,那时只觉心生感动,如今再读只剩满心酸涩与悔恨,懊悔没能好好陪伴母亲。这份无助与遗憾,这份刻骨的思念,我感同身受。有些美好,总要等到失去,才懂得它的珍贵,重到让人难以承受。

如今,我也走到了母亲当年生病时的年纪。孩子们陆续升学、择业、成家,姊妹几人各自生活,经历着形形色色的琐事。历经人间烟火,看遍世事百态,我才慢慢读懂,当年母亲望着我们的眼神里,藏着骄傲与无奈,心疼与怜惜,还有那份恨铁不成钢的牵挂与惦念。

日子过得飞快,清明、中元、寒衣节、冬至、春节,一个节日接着一个节日,四季轮回,岁岁年年。每次上山祭拜母亲,二姐总会陪着我一同挑